

8潮头 Tide

馨香一瓣

丑石无象(外一首)

■ (广东)汪雪英

父亲右手执泥刀,左手握石头
他七十二岁的腰,弯成了一张弓
在家门前的水塘边,砌塘基
我提了两桶水泥沙浆递给他
塘基旁,堆了大大小小的石头,以及鹅卵石
父亲拿起一块无棱的石头,左右上下地比正之后,他抓住一块石头,执泥刀挑起些沙浆抹在了石头宽大的一面,向下,安放在墙里
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头,恰到好处
石头与石头的缝隙
也被鹅卵石和湿漉的水泥沙浆填满
每块石头,父亲都要不停地比对
找寻适合安放墙基对缝的石头
我是小工,也是帮手,递石头,挑沙浆
不适合的,扔一旁,再找了递上
半天工夫下来
一层石头砌成的新塘基,就立在那里了
这石头砌成的墙基,坚固无比
这石头砌成的墙基,建造出城乡的广厦万间
这时,我欣喜地发现
这些形状怪异的石头
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头
经过父亲一把泥刀的排列组合
有如神来之笔
天衣无缝地砌在了墙基里

我心生狐疑,追问父亲
“老爸,这些乱石八槽的怪石头
到您老人家之手咋就那么听话呢?
你是木工,咋就知道哪个向上,哪个向下,堆在一起更合适呢?”
父亲,这个在乡村待了一辈子的老农民
右手执泥刀,左手握石头
抬起了头,看着我,他缺牙的嘴抿着笑了
他高高地举着石头
“丫头,看着,这是石头的尖角,向上。”
啊,原来,丑石无象,尖角向上

向春天说爱

打开窗户
一枝雪白的梨花探进头来说
哎,美女,春暖三月
我们,一起踏春、旅行
一起感受大自然的恩赐
向春天说爱

屋子里的女人,微笑着,淡定的
最是那一低头的柔韧
让她在这间租来的屋子里,一呆八年

她,一个宅女
她的世界,只有那十平米见方的屋子
屋子里,一些书,一个衣橱,一张床,一盏灯
一台电脑,一条网线,一个手机
应对外面纷繁的大千世界

她与外界的所有对接
只有巷子路口的小菜摊、便利店,快递公司
以及不远处岭南路上的小邮局
她偶尔到那里取信,取稿酬
也在一旁的移动手机店里缴话费

这里最熟悉她的人
是一些和她一样的底层劳动者
送水工,快递员,小摊贩

偶尔,有个旧同事,来看望一下她
说一些行内行外的趣事
她说,她的世界
除了这些,她只需要
一窗阳光,抚慰心灵

恐惧

■ (四川)纪德荣

山,逼近
高楼,一再逼近
光秃秃的城市
听不到一只鸟的叫声
灯光,瞄准人间的事物
白天也在拼命地挤出窗户
是在寻找,又像是在逃离
那些嘈杂的乐音
永远不知道从哪里冒出
又想要表达什么
就像我此刻的内心
说不清是荒凉还是安宁
站在 28 层高楼
向下,我在找寻一眼装满清水的井
朝上,我想拨开天空的尘

校园新苑◎新生代征文作品

听,听什么?
听溪流路过岩石的声音,听白云掠过苍穹的声音,听樱归大地的承诺,听新苗破土而出的心声……
初春,万物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哈欠,我随父亲出游踏青。难得的新鲜空气,连我发间都流淌着青草的芳香,我摘下一朵娇艳的迎春花,顽皮地将它别上父亲的发间,鹅黄的花瓣与他头上的青丝相得益彰,父亲无奈,没有摘下它。迎春花在父亲头上享受春光,我何尝不懂这乐趣?
看,看什么?
看海洋蓝的天,看蓝紫色的霞,看飞上

人文地理

那年,站在四川平乐古镇乐善桥上闲望、发呆。阳光温暖明亮,充满了春天的味道。吊脚楼旁散出一个红衣女子,她碎步走下石阶,停在了白沫江边。在她低头浣衣的那些时候,背后的一树红桃轻轻骚动了几回,将几瓣桃花撒上她的发梢和肩头……许多年后,每当提起平乐,我脑中首先跳出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它几乎成了我体认中标配的平乐印象——在唤醒我越来越遥远的童年记忆的同时也将我带入旧迹不复寻的感伤:温暖和怅惘之间,无不指涉故乡与乡愁。

行走:以散漫兼及回忆的方式

记不清是第几次到平乐古镇了。
这是一个冬日午后,天气出奇地好。车停在“平沙落雁”边上。下车后,从一道书有“江西街”的牌坊下穿过,往里走就进入了古镇的核心区域。因为是旅游淡季,再加上不是周末,街上的游人较少。街道两边的店铺有一大半关着门,间或开门的店家也少有顾客,有的店主干脆搬了把椅子躺在街沿懒懒地晒太阳。与旅游旺季人山人海的闹热相比,此刻的平乐显得有些冷清,准确地说,是闲。对于土生土长的平乐人来说,这或许早已见惯不惊,两千多年来,日子就是在这样反复上演的繁华与落寞中一路走过。

平乐位于邛崃市西南 18 公里处。据可以稽考的史料查证,平乐古称“平落”,兴起于史前蜀王开明氏时期。平乐作为地名最早见于《宋史》。由于平乐地貌四面环山,中间一马平川,所以当地人习惯上叫平乐为平乐坝,细究起来,这个称谓可以追溯到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是时,此地即称平乐坝,属临邛郡火井县管辖。宋太祖开宝三年(968),平乐坝改名平乐镇。

早在秦汉时期,平乐就已呈现出兴旺的景象,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著名驿站和古川南蜀道的交通枢纽及物资集散地。西汉才女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和程郑就曾在此开设当时全国最大的冶铁工场,同时兼用火井的天然气煮盐。平乐盛产慈竹,离古镇 1 公里外的芦沟竹海方圆 8.6 平方公里,竹木覆盖面积达 1.6 万亩。竹木资源催生了另一门产业——造纸业。宋《九域志》载:“平乐镇,濒河,水陆通道,市口繁复,纸市犹大。”自南宋一直到明清,平乐的造纸业繁荣了上千年,这从平乐仍然保存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古造纸作坊遗址可以佐证。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平乐昔日的盛况:“古镇水码头帆樯如林,街道商贾云集,岸边茶楼酒肆笙歌绕梁、灯红酒绿;白沫江上商船争流;古驿道上摇铃阵阵、车马奔驰……”

世事变迁,冶铁、煮盐、古法造纸等,业已成为历史记忆。今天的平乐,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餐饮业和旅馆业似乎渐变成了主流。镇上开得最多的除了餐馆,恐怕就是有各种各样名称的客栈了。

对于平乐古镇,我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它直接关涉我的一段童年记忆。我的老家是在一个偏僻的丘区,离家九里远有一座只有一条街的场镇,这条清一色木板房的小街在我眼中曾经充满神秘,令我向往。记得有天,我去帮住在场镇边上的老师家割麦,因忙到天黑就没有回家。晚饭后,我去了小街。小街上几乎没有人,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偶尔从一两户人家并不严实的门缝或者墙隙漏出几丝昏黄的光亮,同天上淡淡的月色一起,给小街勾画出一道朦胧的轮廓。就是这样一条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的街道,竟然也让我莫名地兴奋了好久。那晚,我在那条黑魇魇的小街上来回走了两三趟……后来,这条街全部被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所取代,算是彻彻底底断了我童年的念想。所以,当我初次见到平乐古镇,即油然而生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它唤起了我对已然不可追的岁月的夹杂着沧桑感的甜蜜回忆,私下以为,此处足以慰藉乡愁。我对平乐古镇情有独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是离我最近的古镇,是一想起来随时抬脚便可以去的地方。

正如此行。午饭后,暖暖的东阳里,突然对自己说:去平乐古镇走一走吧。话还没说完,脚尖已经朝向了平乐的方向。

平乐古镇现在保留着的古民居都是明清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具有浓郁的川西风格,房屋多数为一楼一底,下层作铺面,上层居家人住。街道两边的店铺能够称得上百年老店的几乎少见,往往是几经易手,经营的大都是土特产、小百货、衣服鞋帽等大众商品。记得前些年,古镇上还有几家照相馆、钟表店、租书铺

享受四季

■ 重庆市八中阳光校区高一 7 班 郑好

树梢的那只鸟,看落入窗棂的那朵花……
盛夏,树叶放肆着葱茏,树间顽皮的树影婆娑躲藏。我不再牵父亲的手,蹦跳着踩热每一方土地。记忆犹新的那片海洋,温凉的海水,足下呢喃的金沙。海边一片椰子林,伫立在那里看我玩耍。清澈的海水下有数不清的鱼和贝,我一靠近鱼,它就摇着尾巴逃之夭夭;走近贝,它却被浪带走了。它们要游

到哪儿去?是否如我,在享受乐趣的同时,也在奔向心中的朝阳?
尝,尝什么?
尝淅沥的雨味,尝花中的蜜香,尝空气的微甜,尝叶间彩虹似的甘露……
秋末,我与他漫步在堆积着银杏叶的路上,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头上是金黄的天空,空旷的鸟啼,脚下是深沉的土地,在欣喜

裁一截山水寄放乡愁

■ 文/詹义君 摄影/杨辉祥 易兴顺



等传统店铺,转了几条街,没有看到,估计现在即或还在,它们的实际意义恐怕也不外是古镇的一道装点吧。

在乐善桥旁,有家王氏铁匠铺,店面不大,一块铺板半截支到街沿,上面密密地摆了几排菜刀、柴刀、铲子、镰刀等铁器,小店内陈满各种杂什,显得有些凌乱,店子中央砌了一座火炉,炉膛内隐约透出一股冷气——看得出好久没有生过火了。

听说平乐有一个懂古法造纸的老人,叫杨祚钦,他也是《竹麻号子》(从前造纸工人打竹麻时喊的一种号子)的代表性传承人,十年前,杨大爷在镇上摆了一个造纸的摊摊,专门展示手工造纸技艺。作为一个大多数时间迷失在纸的丛林的书生,我对纸有一种近乎入髓的迷恋,我很想亲眼见见古法造纸这一濒临失传的古老技艺,向这位平乐最后的纸工表达内心深深的敬意。但是,把古镇转了个遍,都没有找到杨祚钦老人的摊摊。

有一条河叫白沫江

不知不觉在老街转悠了两个小,感觉有些累,于是找了一个靠河的露天茶楼坐下来喝茶。老板说茶叶来自被康熙御封为“天下第一圃”的平乐花椒山。

刚坐下,就有几只小麻雀飞来,欢快地跳跃在桌子底下和我的脚边,啄食方才离去的上一拨茶客散落的面包屑,一点没拿我当外人。看它们一副神态自若、毫不胆怯的样子,倒显得我有点大惊小怪。

茶客们有的斗地主,有的摆龙门阵,各自享受着闲暇时光。我则拿出一本书,有一搭没一搭地随便翻着。一阵微风吹过,就听见背后有个略显夸张的女声:“哇!”回头一瞧,一树银杏正纷纷扬扬撒下金黄的树叶,那个瞪着惊诧的大眼睛的美女仰起脸,与飘悠的银杏叶构成了一幅迷人的画面。待风定,美女掸了掸肩头的落叶,轻轻甩一下美丽的秀发,然后转身倚着栏杆,望向河面:河水安静,波澜不惊。

这条河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白沫江。有人曾经说,从宏观上看,平乐的格局其实是被白沫江的水流主导的。发源于天台山玉宵峰的白沫江穿镇而过,并被分流为“内江”和“外江”,形成“一江分三水”的格局,沿江两岸古榕参天,一字排开的吊脚楼,以及江上漂流的渔船和竹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水光山色,让平乐古镇呈现出一派梦里水乡的韵致。我喜欢平乐古镇,有一半原因就是这条

白沫江。我时常羡慕居住在水边的人,枕着涛声入梦,光是想想就令人陶醉。我决定今晚不回去了,就在河边找一家客栈住一晚。

我入住的是顺江客栈。一进门,就见两边墙壁上高低错落地镶嵌着十来个造型各异的木质托盘,上面养了好几种形体纤瘦的花,既精致又淡雅。房间在二楼,靠外边有一个小阳台,正好对着白沫江。

夜幕完全罩住了平乐古镇。倒了一杯茶,在客栈阳台间的“美人靠”(一种介乎于椅子与床榻之间的长木椅)上躺下来,我想的是不能辜负了这个美好的夜晚,这份由一弯河水烘托的惬意与空闲,我得将它往夜色深处延伸。

河对岸一排路灯散发出一团团橘红色的光晕,和着古民居里间或透出的光亮,一起将河畔装扮出一派迷离的撩人景致。灯光倒影在水中,黝黑的河水泛动粼粼波光,风若稍大些,满河便上下左右摇曳彩色的碎片。往下河不远处,乐善桥在线条灯的勾勒中显出虚幻的影子,被彩灯点缀的半圆桥拱倒映在水面上,形成几个虚实相接的彩色圆环,多少给人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河面很安静,除了风要不要地将水面吹起一道道皱褶,听不见河水流动的声音,看来,今夜是听不到涛声的了。与夏天沿河茶座座无虚席、河上画舫轻舟穿梭、歌楼酒吧众声喧哗的闹热相比,今夜的平乐古镇显得有些寂寞,或许,这才是平乐古镇的本来面目。

说是静谧,其实也不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偶尔,窗下走过一对喁喁私语的情侣,一不小心将半句情话掉了在青石板上,随即又被清脆而悠远的足音盖住。还有,不知什么时候,街上传过来一阵打更声,复又将古镇带回陈年旧梦中。

说到更夫,这是个怀旧的话题。
此刻,我便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少年时从平乐走出去的人:北师大教授任洪渊。2010 年 11 月,这个已经成为当代著名作家、诗人、诗歌评论家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到了阔别近 60 年的故乡,他沿着白沫江寻找许多年前的美好记忆,动情地说起回到故乡之后,唤起回忆的第一个面影是他小学的一个女同学:“那时,我曾经多次在她家周围徘徊……”也许,那个白沫江边的少女的美丽面影,就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乡愁。

我在想,这么多年来,任洪渊一定做过许多关于故乡关于平乐的梦。梦里,一定有一个浑身散发出山野青草味的女孩,一定有一条日夜流淌不息的河:白沫江。

地孕育新生命。“爸,为什么葛黄树叶还是绿的?”“它只落叶在耕种的季节。”我感受到了,叶子跳动的乐趣。

噢,噢什么?
噢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澄澈、阳光的香。
冬去雪还在,没有了碎叶无数的萎靡,很纯净,很高洁。我享受同父亲一起把它们堆在一块儿组成雪人的乐趣。

云卷云舒,唯有不变的是享受四季的诗情画意。

四季更替,而一直转在时钟齿轮上的那个人,我的父亲,我看到,他一直在那里忙碌着,辛苦着,不停地工作着。

记忆中的田园牧歌

过乐善桥,沿白沫江边的步道往上走,到古镇的上口处,就是天工应物风情园。

骑龙山恍若一条绿色的飘带横亘在天工应物风情园的西北边,隔着半山腰上袅袅炊烟,芦沟竹海飘游过来阵阵清凉;浅吟低唱的白沫江从山谷一路蜿蜒而来,淳朴悠扬的山歌声里,数只竹船闲云野鹤般荡漾在江面上……

站在风情园的前门,我心底突然生出几丝醋意,私下里想,这园子竟何等幸运,居然就这样占据了如此清丽明快的一幅山水图画。仿佛看穿了我的心事,从早已按捺不住内心春意的葱竹,斜斜地将少女般修长身子倾出古朴的院墙,随风轻招的枝叶宛如纤纤素手:你才是画卷中的主人!

走进天工应物风情园,我自然地放慢脚步。“快”不是这座园子的节奏。透过那些镌刻在窗棂上的花鸟虫鱼,那些如梦似幻般老屋散发出的质朴和凝重、典雅与沧桑,我读出时间停留的痕迹。小桥流水、咿咿哑哑的老水车、不停旋转的石磨、池塘中嬉戏的鸭子、庭院里宠辱不惊的鸡仔、散落在林间的茅草庐、高耸的碉楼、田野间耕作的农夫、小道上时隐时现的古装少女……众多美好物象,被我如此以密集的文字罗列,颇感辜负了这样的园子,但我实在不知道如何用手中的拙笔将它们依照原样从容地摆布。好在我原本是来释放心情的,置身此等堪称世外桃源的人间佳境,我又何苦节外生枝自寻烦恼!

流沙河先生曾经为天工应物风情园题写过“民俗风情园”的匾额,我们不妨把它当作这座园子的别名,它的大名则与刊刻于明朝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紧紧相连,这部被称为“世界第一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百科全书”的著作,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的 130 多种作物种植、粮食加工、五金冶炼、舟船制造、焙石烧制、纺织工艺、酿酒榨油等生产技术。天工应物风情园正好对应《天工开物》,原汁原味地展现了 100 多年前川西坝子的村落布局、民俗文化和农耕生活场景。

穿行在风情园中,我宛若穿越时光隧道,倒退回了百年前的农耕岁月。那些林立于园中的酿酒、榨油、造纸、碾米、磨面、织布、制陶、竹编、木刻、打铁等作坊俨然不知物换星移时世变迁而依然自顾精心打理着自己的营生;那些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官宦庄园、平民草舍、耕夫土房看似不经意地呈现出小桥流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田园交响诗……

我不止一次地产生这样的痴念:若这座园子是我的,或者就小小的一角。我不敢说出口,我怕不停殷勤奔忙在身身后的风笑折了柔弱的身子。还是趁早采撷几缕白沫江的浪花,偷拾半帘天工别院的幽梦,我的行囊里不能少了这样的记忆。

作家冉云飞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今天,当我们从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侧面回望乡土,有几个人的视线能够直达小村上空袅袅的炊烟而不模糊?

置身天工应物风情园,打望山野清风、小桥流水、草舍田庄……我仿佛梦回到记忆里的故乡,那个早已沉入岁月深处的童年寄放之所。我由天工应物风情园,放眼整个平乐古镇,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处“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我忍不住试问:可不可以容我裁剪一截山水寄放乡愁?

